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一

起柔兆澣正月盡著
雍闥茂十二月九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端平二年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

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
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
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
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
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
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辛
酉遣程芾等爲蒙古通好使 二月蒙古城和林作萬
安宮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

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
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書解並補迪功郎
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陳卓同簽書樞密
院事德秀既參大政撫州司法羅必元遺德秀書曰老
醫嘗云傷寒壞證唯獨參湯可救然其活者十無二三
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德秀奏息民講武帝嘉納之

是春天狗墜懷安金堂縣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化
爲碎石其色紅 夏四月甲子詔前四川制置使鄭損

城池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
簿錄其家尋復削兩秩竄南劍州 丁卯臨安火 戊
子大閏 五月乙未兩雹 軍民交闕御前諸軍都統
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 丙申大雨雹 甲申真德秀
卒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䟽無慮數十萬言皆
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
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
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

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黨禁之餘而少有疑沮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六月戊寅以鄭清之為左丞相喬行簡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己卯參知政事葛洪罷 庚辰流星晝隕 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為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

與民更始以為削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
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
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
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
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
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流散無所歸而
民怨檢稅不盡實而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
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

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
於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
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
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潜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
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
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
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
歛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

則旱雖烈猶可弭也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 賜禮部進士吳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潘枋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馭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

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妨語最直 初崔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以久戍不撤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而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賊遁入古端州以自固與之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俄而諸軍畢集戮其桀黠不悛

者餘分隸諸州帝注想彌切至是召參大政與之力辭
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
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
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
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
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
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

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

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黃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

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
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
三疏不許 己丑熒惑入太微垣 蒙古主命子奎騰
庫楚等侵蜀漢及江淮又命子古裕姪蒙格伐西域部
圖魯和爾齊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
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秋七月丁酉有
流星大如太白 戊戌太白經天 辛丑流星晝隕
唐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蒙古將扣肯布

哈寇唐州金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於上聞而還 閏月乙酉賜趙方諡忠肅安丙諡忠定 丁亥

謫金子才衡州居住劉子澄端州居住 八月甲寅惠

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 乙卯以趙汝愚

配享寧宗廟庭仍圖像於昭勲崇德之閣 冬十月金

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時金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

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

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

其自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己以紓斯人之
禍會蒙古奎騰入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
羊酒幣迎謁奎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
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之人諒所不取奎騰
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
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趣大安奎騰資其糧械 十一
月乙丑以曾從龍為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
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

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
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國故有是命 戊子安南國入
貢 蒙古中書省請契勘大明歷從之 十二月甲辰
江淮督府曾從龍卒命魏了翁兼督視江淮軍馬朝論
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日聞了翁五辭弗
獲遂受命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
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
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以余礫

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戌賜李璧諡文懿 辛亥雷

軍器局監丞杜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於茲今
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如舊之憂夫致
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浸漬薰染
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
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
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
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

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
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
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
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
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
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
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
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

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
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
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
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
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
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
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來昔之
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

之 蒙古奎騰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沔葺理
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
甚多至是奎騰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
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
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
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如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
前蜀事去矣彥呐曰是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
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

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置口輟帳前總管
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湯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
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何璘遁沔州
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
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
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
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
衆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

仙人關友聞彬十二世孫也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罷天基節宴賜安南國王封爵尋復來貢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禦却之蒙古將特默岱攻江陵統制李復明戰沒詔贈三秩官其二子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起居郎吳泳上疏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不報左司諫李宗勉上言均房安蘄光化等州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陽今

又告變矣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悔將何及甲辰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還為簽書樞密院事前後皆非帝意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韓為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蒙古從耶律楚

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為額 蒙古復修孔子廟及
司天臺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
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
切廢弛既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馭三月旻伯淵
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
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金銀
鹽鈔不與焉皆為蒙古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勢劫掠
襄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

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生失撫御削三官落職仍
舊職任 夏四月己酉僉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改湖南
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洞霄宮侍御史李
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
比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奕然有稱如了翁者幾
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蒙古陷隨郢二州及荆
門軍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全臺奏曰蜀之四路已失
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

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為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

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咸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皆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

主從楚材議及呼圖克以所括中州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楚材奏曰裂土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

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為求額朝議皆謂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今重矣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蒙古將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由是曠野盡為樂土五月甲申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六月己亥端明殿學士洪咨夔卒咨夔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不苟及卒詔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謚忠文癸卯熒惑填星合於畢丙午熒惑犯

填星 蒙古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 秋七月僉書樞密院事陳卓罷丁卯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 戊辰御史杜範吳昌

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授範太常少卿以右正言李韶為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韶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

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
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
於二臣耶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耶清叟
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
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
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 甲
申雨血 八月丙戌詔趙范更削兩秩謫居建寧李虎
削三秩各令任責捍禦 蒙古陷襄陽軍德府初蒙古

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觀太宗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破棗陽特默忒欲陀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既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江漢先生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強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朱之書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大雨震電

乙亥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並罷召崔與之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
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
帥師扼僊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
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
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
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
友聞控制大安以保置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

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
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危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
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
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從友聞計以寡擊衆非乘夜出
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
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
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
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及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

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
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
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
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
淖深沒足宜俟稍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
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
利步聞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
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

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唯在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友聞少有大志寶慶初辟天水軍教授時天水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三字以旌之累立戰功及是死節汪世顯過其戰地歎曰曹將軍真男兒也事聞贈龍圖閣學士諡毅節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六安霍邱皆為羣盜所據 丙午蒙古奎騰兵攻

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時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而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家人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蒙古皇子庫春卒 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扣肯布哈入淮西蘄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扣肯布

哈哈三州人馬糧械趣黃州游騎自信陽趣合肥詔史
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蒙
古特默岱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
江而自以全師繼其後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
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
度遂破蒙二十四砦奪所俘二萬口而歸蒙古將察
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
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

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
伏設砲石待之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
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戊辰
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 壬申詔群臣各陳
防邊方畧 戊寅復成都府 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
為嘉熙元年 丁未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宣繒卒以定
策功贈太師諡忠靖

嘉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江陰鎮江建寧太平池州興

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

癸酉熒惑守鬼宿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

院事禮部尚書鄒應龍僉書院事諫議大夫李宗勉同

僉書院事參知政事李鳴復罷 癸卯詔經筵進講朱

熹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

耶律楚材請中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

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

劄定分例其弊乃革 三月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

卒謚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餘里

夏夜極短日晷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社金

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古發兵擊之至袞騰吉斯海

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屠其衆生獲部長巴特瑪又進圍

俄囉斯密且斯等諸部皆降之 夏四月壬午朔以李

璫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知成都府 庚子熒惑犯

權星 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棄

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

川迎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 五月太

陰犯熒惑 丙辰前同知樞密院事奉祠袁韶卒

考異
宋史

袁韶傳云端平初奉
祠卒今從理宗紀

壬申臨安大火自己至酉延燒

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初進士潘枋
對策嘗以為言并及史彌遠至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
天數何預故王遂疏劾方大琮王萬劉克莊等鼓煽異
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
臣無敢復言王寃者峴彌遠之黨也福建安撫司幹辦

公事豐城徐鹿卿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畧曰
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知
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承嗣丕
緒十有四年其間異災何所不有而三變為尤大辛卯
之災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
潛晦陰莒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
京之敗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護三年而
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

裡之異人以為燮理所致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
臣然桀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未息而鬱攸
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
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衆心之所
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
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
懿戚人頗疑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
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

曰用小人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
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
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
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意未決而彼亦
聞之臣以為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
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為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
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
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

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
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倖之任臣以為
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人心之疑不解天之所以怒

也

考異宋史徐鹿卿傳云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
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

言感發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
有憂愛之誠心按德秀卒於端平二年之五月若此疏
果係是年所上則德秀已不及見安得有此言或疑當
在紹定四年按疏中明言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又
云辛卯之變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又云天怒不息鬱
飲之警至於再所謂辛卯之變即紹定之火警至於再
即是年之火也理宗自嘉定甲申即位至嘉熙丁酉恰
十四年鹿卿之疏其為是年事無疑傳言德秀稱之妄

也今不取又薛應旂續通鑑曰監簿徐鹿卿面對云云
按鹿卿傳遜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傳具列其日與
此疏無涉今姑從傳作
福建安撫幹辦俟別考
丙子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

己僉書樞密院事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蒙古左翼諸

部訛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賜麾下 秋七月壬

申日生背氣 八月甲申追封秦國公汝愚為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
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

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與隨郡考
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
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
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民稍
蘇息 九月蒙古諸將實巴爾等渡河入汴城守臣劉
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不敢
處此遂宴於甫家塔斯穆呼哩之孫也英才大畧綽有
祖風穆呼哩常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及長每語必先

忠孝曰大丈夫受天子厚恩當效死行陣間以圖報稱
安能委靡苟且目前以墮先世勲業哉 冬十月扣肯
布哈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
禦蒙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蒙古令巴圖爾斫
牌杈木巴圖爾者敢死之士攻城輒先驅杲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巴圖爾多傷而退蒙古填濠為二十七
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
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

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募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時日與金木水火四星纏於斗食將既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進對言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播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又未幾則

置治安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為恭顯許史武帝仇魚之朝廷議奸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為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

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慄慄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迂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王之朝

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
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
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
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
降于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
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
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

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
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
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
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
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
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
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
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

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也哉

考異陛下親政五年於茲薛鑑改云十有

四年於茲按親政與即位不同徐鹿卿封事云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謂即位也伯大云五年於茲蓋前此史彌遠擅權政不在帝及紹定六年彌遠卒帝始親政至是恰五年故曰陛下親政五年於茲薛氏妄改可笑今據宋史王伯大傳正之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以吏部尚書余天錫同僉書樞密

院事 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

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癸巳太宗正丞賈似

道奏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

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
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覽宣撫使李臺
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撫為急宜施蕩宥之
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

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
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
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
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

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
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
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壬子以李心傳
為史館修撰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 庚申詔史嵩之
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癸未以四川宣
撫使李奎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己
酉雨土 閏月壬申賜禮部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
二人及第出身 五月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

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
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
酌行之帝從其請 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

以隱居著書並選為秘閣校勘 丙戌詔崔與之提舉

洞霄宮任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 六月甲辰朔

流星晝隕 丙寅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

馬李真卒 蒙古築圖蘇湖城作迎駕殿 秋七月壬

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闕失 壬

寅熒惑犯鬼積尸氣

以右文殿修撰趙以夫同知樞

密院事

八月癸酉流星晝隕

蒙古陳時可高慶民

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

歲議之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皇子維生

以禮

部尚書游似為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

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

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

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宣布九重之實德乃撫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起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

力守禦蒙古築塹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塹下焚之
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塹上衆驚
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
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
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庚戌雷

丁卯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吳潛言宗子趙時暉集
真滁豐濠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
可籍為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暉官又沙上蘆場

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砮兵從之以
孟珙為京湖制置使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
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
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入郢州
及荆門軍 乙巳日中有黑子 辛未復光州守臣董
垚臣伏誅 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周惇頤之名
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
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

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
朱熹配食請趙復為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為
道學士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一月甲子皇子維卒

追封祁王謚冲昭 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

權額減免三年 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

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 起李韶為禮部侍郎辭詔

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

濟邸宮媼國本韶不荅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

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
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
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
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
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
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
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
世卿風蒿之也疏出蒿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

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是歲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依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胥不得欺而民蒙實賜矣從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高庶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二

刊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屠維大淵獻正月盡開達
執徐九月凡五年有九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嘉熙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
事李燾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
似簽書樞密院事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劉
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
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
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
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
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
號為賢 三月孟珙遣兵與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

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上奏曰
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
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
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
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
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考異

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顯領襄陽
樊城事十年戊戌夏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
宋兵復取襄樊十一年己亥七月游顯自宋逃歸按戊
戌為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月亦不載劉

新板降事

今從之

五月辛未熒惑犯太微垣執法星 秋七月

蒙古以山東諸路災免其稅糧 八月戊戌朔以浙江

潮患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游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

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林畧同簽書樞密

院事 己亥熒惑入氐丁亥犯房宿 冬十月庚申簽

書樞密院事許應龍同簽書樞密院事林畧並罷 癸

亥熒惑太白合于斗 乙丑虹見 十一月丙子以端

明殿學士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己未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與之晚出番禺此然有大臣風與張
九齡齊名異代帝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家無所
有惟圖書白窓雞而已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諡清獻 孟珙
諜知蒙古諾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
州命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變聲援增兵守歸州隘
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犯施州蒙
古既入蜀珙增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鈞州防遏且

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變震動珙兄璟時知
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垵砦勝之遂復夔州以吏部侍
郎陳塤為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塤歷陳境土之
感民生之艱國計之匱且言今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使
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命知溫
州未上以言罷蒙古以回回商溫都爾哈瑪爾提領諸路
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
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溫都爾哈瑪爾請以二百

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
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
古主曰爾欲搏鬪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
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下詔罪已 臨安大
饑餓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微利
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丙申朔日生背氣 戊戌大赦 辛丑流星晝隕

白虹貫日 孟珙大興屯田條具上流備禦事宜會謀
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
之順陽乃遣將分路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
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二月癸丑以珙為四川宣撫
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
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所率壯士為飛鶻軍改
愛勒名艾忠孝充總轄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
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

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蔭之風乎馳書責之隆
之大雅得書甚愧珙乃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
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
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
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
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
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知
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民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

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耕敵至則戰玠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丙辰白氣亘天 三月辛未彗滅 乙酉

流星晝隕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申進對因論蜀事為上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啟潰卒為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收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玠于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帝嘉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進三秩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復使王楶來

檄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于蒙

古 五月乙亥皇子壽國公卒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甲戌太白熒惑合于井己丑合于鬼 八月己酉熒惑填星

合於柳 癸丑熒惑犯填星 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為淳

祐元年 十一月甲子熒惑入太微垣己巳犯左執法辛巳

犯上相 十二月丙辰地震詔求直言 蒙古勅州郡失盜

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亡命至是罷之

閏月丙寅左丞相致仕李宗勉卒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

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為公清之相贈少師諡文清
以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徐榮叟
書樞密院事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子忠濟嗣 蒙古

官民貸回鵬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為甚是
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唯
子母相併而止著為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為民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
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

[illegible]

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
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
賜焉 二月壬午少師奉祠喬行簡卒年八十六諡文
惠行簡學於呂祖謙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
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舉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賢
者 三月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康府
夏四月丁丑詔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
也 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為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

賦 五月己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戊申賜

禮部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是榜

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螟 己卯流星晝隕 丙戌熒

惑入氐 秋八月詔求遺書 蒙古伐高麗屢敗乃復

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瞰入朝當罷兵瞰乃以其族子

綽為質于蒙古 冬十月蒙古以伊囉幹齊行省事于

燕京王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蒙古主烏格台

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自是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特默津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蘓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翼日而瘳至是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十一月

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惟
飲極夜乃罷翌日辛卯殂于行殿壽五十六葬起輦谷
廟號太宗太宗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
羣時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為嗣實勒們太宗第四
子庫楚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
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率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
和林 蒙古諾海部汪世顯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
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

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師諡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為優 丁丑詔彭大雅除名謫居贛州以侍御史金淵劾其貪黷殘忍故也 蒙古伊埒默色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色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變當死

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默色慷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二年春正月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畧寧宗玉牒日厯會要實錄二月甲戌知樞密院事游似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江淮制置使

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伊囉幹齊在燕惟事貨

賂以姚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

至蘇門山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周惇頤程顥程頤

張載邵雍司馬光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

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

雨雹 五月戊申臺臣言知建寧府吳潛三罪詔奪職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葵罷知潭州 六月壬子

朔叅知政事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

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
心寄之大臣大臣以心腹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知
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皆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
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
又及濟王國本宮媪與史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
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丙
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高定子簽書
樞密院事禮部尚書杜範同簽書院事範抗言時政無

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內實忌之時帝斥逐
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寺丞姚希得以為外觀
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
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
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
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
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
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

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
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
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明君亦有焉
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而實根于人主
之一心今雖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
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
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
或官寺主謀或奸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

何憚而不蚤定大計卽第之盛人皆知陛下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提於影響揚于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此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至於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瑞小臣時竊威福所以然者實因聖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夫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

一哀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于
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口往往
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
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 是月積雨
浙西大水 秋七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蒙古
萬戶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等州淮東忠勇軍
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 九月唐
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

私帑渡江以遁乙丑城陷蒙古屠其民詔竄寔于南雄
州十一月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求直言 十二

月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丙寅同
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

三年春正月庚辰熒惑入氐 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

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蘄州人家貧落

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為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

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
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汴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
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
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則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僧伍願陛
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
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
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

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闕外端
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
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
暫或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
終無成績兩川無復紀律民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
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圻至大更弊政遴選
守宰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
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

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
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令其時
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
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
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
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別館以
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
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

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
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
備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
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
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
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奎騰承制拜世顯便
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

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世顯重儒愛民儉勤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義補卞州

文學 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熒惑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亡何蒙古用兵事起倉卒皇后特默津氏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 秋七月壬辰四川制置司言蒙古兵破大安軍

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

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世安宋史理宗

紀作世威當考

甲午日生格氣 九月壬申詔蠲高郵民

耕荒田租 冬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

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嵩之奸深擅權帝皆不聽而論者益衆

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無辜以

慰中原遺黎之望 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初範為殿中待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歸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及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庾申以玠兼四川屯田使二月癸酉出封樁

庫緡錢各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
兵遺骸立為義塚 三月己未以禮部尚書金淵發書
樞密院事 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帥水陸
諸軍禦之 六月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炎以下四百
二十四人及第出身初徐霖舉禮部第一至是登第霖
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乃上疏歷言其
奸深之狀以為其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
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

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辯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為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于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

所調停也某人吾所韓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
叢怨于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
曷嘗有哉疏奏見者吐舌皆為霖危之 秋七月乙卯
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為武勝軍以五千人為額 甲子
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
英殿修撰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
史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
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閭

上書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
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
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曰期可已矣其意欲
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而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
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
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
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

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
其去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
哀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闕社稷安危進退
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
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
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
位甘心起復滅絕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
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

和議隳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冀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

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鑪尚有耳嵩之豈不聞
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
耶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謂其有折
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衝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
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
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
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所能制嵩之徒欲挾制敵之名
以制陛下爾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

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
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
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蒿之之田宅益廣國
家之帑藏日虛而蒿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蒿之將
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蒿之敢於
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
所喪者庶母也蒿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
復蒿之起復而後奔喪以彌遠貪權固位猶有顧忌

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已耄為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

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
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
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
擢奸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
以據要津謂其必無呂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
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
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
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

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茲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諛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

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
邊事通州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
告令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
下蓋欲行其叔制之謀耳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
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為宰相動欲守法至於其身
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
若以法繩之雖加之鉞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
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

忽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
名教于丘山使天下後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
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惟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
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
人上書略曰陛下拳拳於嵩之而不忍釋者豈以秋風
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
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
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

亮南收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
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
捷成誅亮之功檜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去
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
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
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似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
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
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

韶以侍從數高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
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
墮其機穽別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
而擠之去杜範尤為膺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
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
叩闕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于宸旒之
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
令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籍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

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
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
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
畧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史嵩之修法度制敵
國能捍禦三邊發蹤百將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
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無忌憚者為陛下
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
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令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亦上書切諫皆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阮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橫議耳鄭人聚於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禁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民心也今陛下置

輔相於左右而輕儆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若使嵩之果匿喪旬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儆浮薄者有所警戒諸生乃榜于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憲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

文實係興哀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
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
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
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彋彋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
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
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
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責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
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

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阮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將作監徐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

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
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
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
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
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
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
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
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

察其忠亮 癸丑癸惑填星合于軫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二